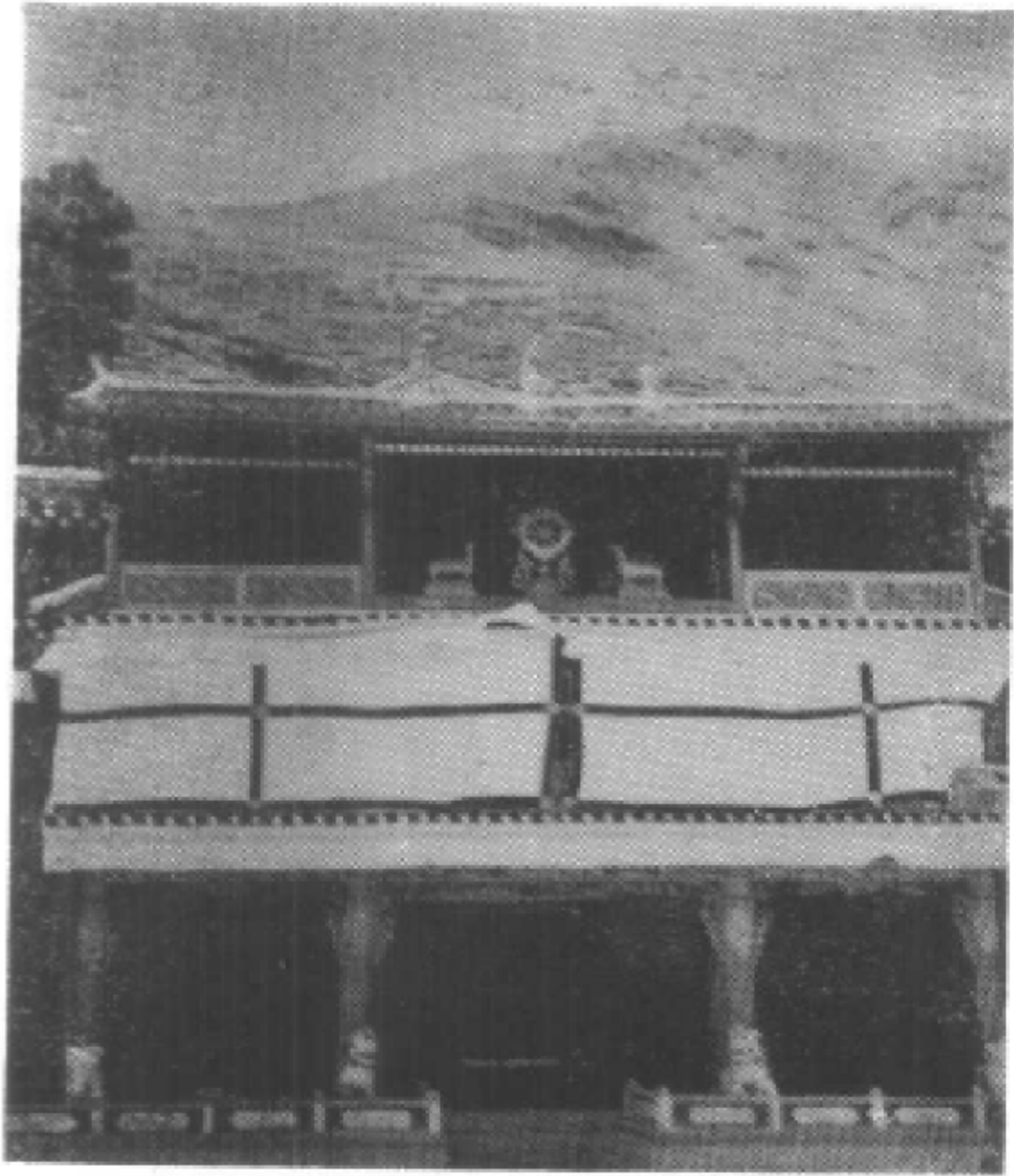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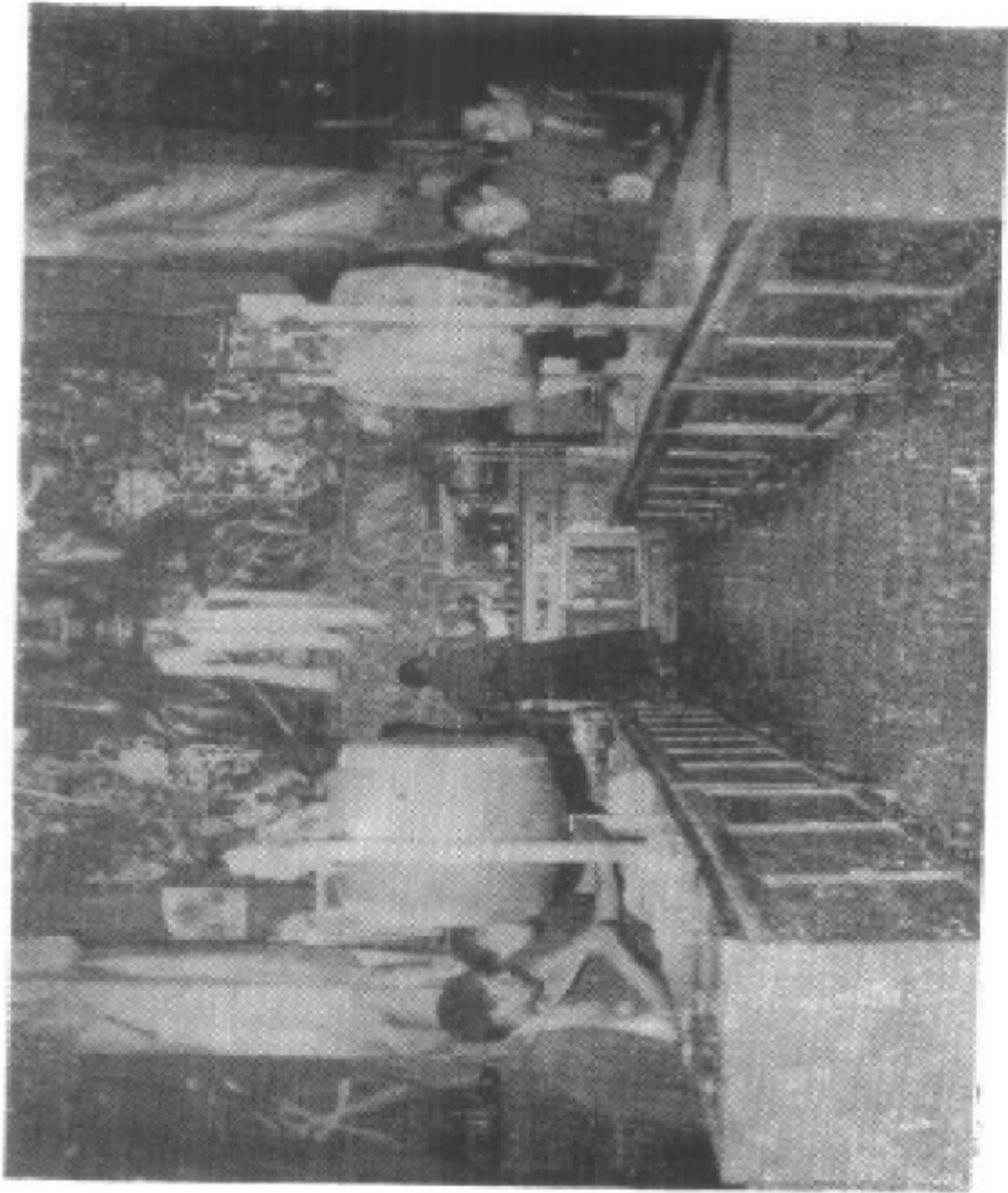
南无寺

(1)

金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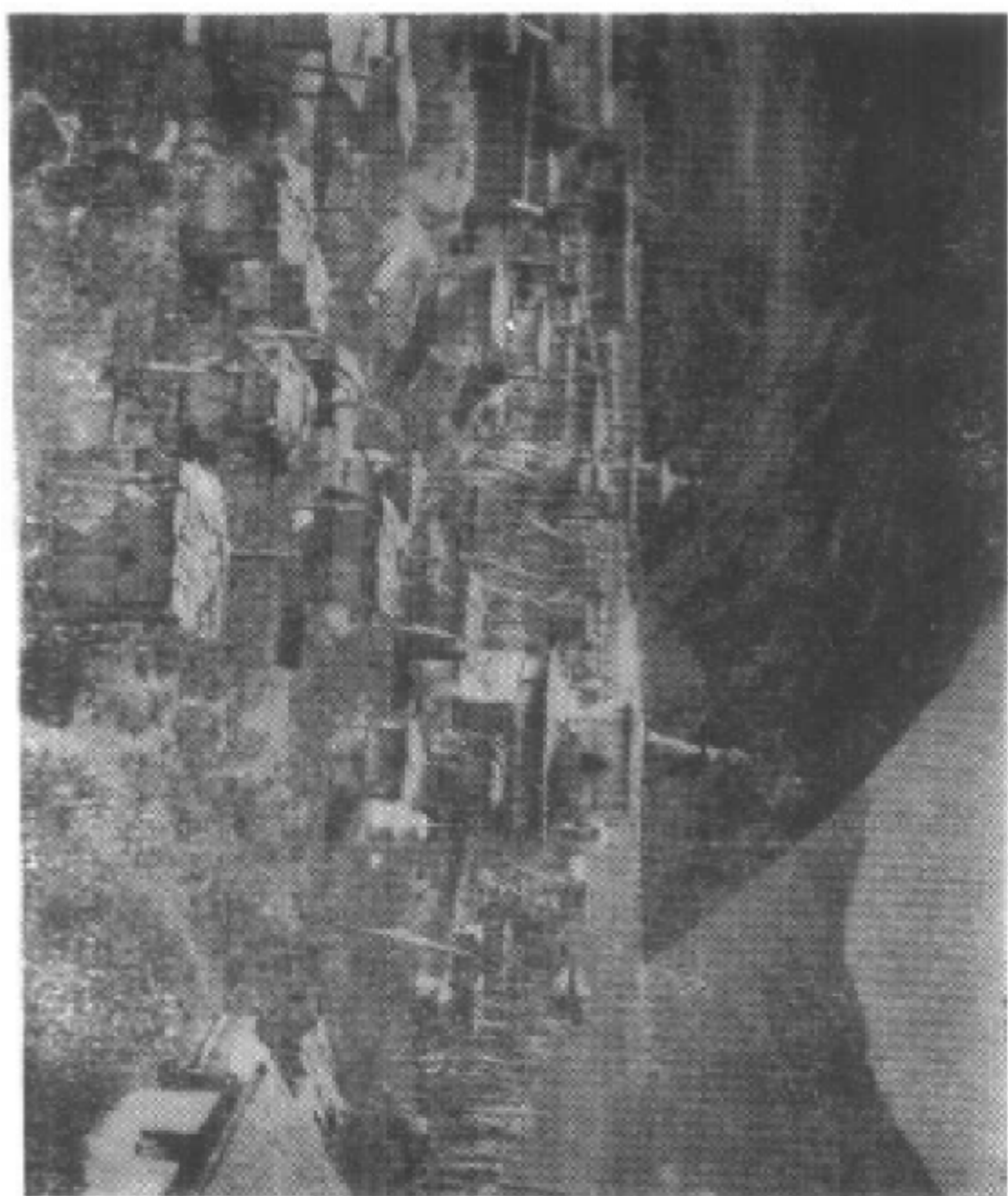


(2)



安觉寺

(1) (2) (3) 图 高谦摄 (3)



塔公寺塔林

李平俊摄 (4)

目 录

照 片 (四幅)

政协康定县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决议

编者的话

藏 传 佛 教

· 综 述 ·

康定县藏传佛教概况及其在历史上

产生的影响

离 谦 (1)

解放后康定县藏传佛教概况

叶清辉 (35)

建国前康区喇嘛教和刘文辉对喇嘛教
的态度

冯有志 (49)

· 庙 史 ·

介绍娜姆寺 (南无寺) 活佛

达吉述 文史组整理 (57)

巴朗生都寺历世活佛简述

白马汪甲口述 文史组整理 (61)

安觉寺

安觉寺供稿 文史组整理 (66)

塔公寺

文史组搜集整理 (71)

古瓦寺庙史

古瓦寺供稿 文史组整理 (74)

贡噶寺庙史	贡噶寺供稿	文史组整理	(76)
康所扎萨迦寺	萨迦寺供稿	文史组整理	(80)
大渡河畔雄居寺	县宗教局	统战部	(82)

· 资 料 ·

木雅喇嘛教前五学者经历介绍

	文史组翻译	(84)
我是怎样成为格西的	罗布泽仁	(95)
藏文大藏经 (资料整理)		(98)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史料 (资料整理)		(100)
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来源 (转摘)		(101)
藏传佛教名词解释 (七条)		(102)
关于“边藏佛教总会”的史料		(103)

伊 斯 兰 教

回族到康定与清真寺的建立	马连成	(108)
--------------	-----	---------

天主教·基督教

康定天主教概况	童志清	(116)
天主教进入康区的情况	蓝文品	(128)
康定基督教概况	王永春供稿	(131)

内 地 宫 观

康定城区的内地庙观	陈良栋 姬军	(135)
经谕坛及其洞经会	李成富 姬军	(139)

宗 教 琐 谈

郭达随笔	黄启勋	(143)
康定庙会——娘娘会	李成富供稿	(147)

藏 传 佛 教 综 述

康定县藏传佛教概况及其在 历史上产生的影响

高 谦

藏族崇佛，普遍而又诚笃。藏域所崇之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亦即俗称之“喇嘛教”。喇嘛教在西藏源远流长，若论其对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风民俗，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康定位居卫藏东部的康巴地区，喇嘛教盛行，藏民对于宗教的信仰，也可追溯得很远。笔者即以此为内容，抒已见作文史资料的参考。

解放前康定县的政治制度

为了了解基本县情，在这里不妨首先对解放前康定县的政治制度作一概述。

康定位处康区东南部，今为甘孜州治所在地。清末，因明正、鱼通土司明智，拥护“改土归流”，所以，康定县的“改流”做得比较彻底。民国时期，康定地区逐步转入国民党政府统治，但许多地方仍因袭清朝旧制，只是受资产阶级

民主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程度不同的影响，本县折多山以东汉族较聚居，社会经济已较进步。而折多山以西地区，农牧民对贵族、上层和封建制度主要支柱之一的喇嘛教的依附程度，已较过去有所减弱，寺院、权贵和上层喇嘛虽仍拥有一定的实力，但已基本服从于当地的县政权了。也就是说，康定县的政治制度是以县官为首的地方政权代替了土司制度和喇嘛寺的所谓“政教合一”制度。

解放以前，康定县的所有县官，都是政府委派的汉人流官。县署以下的基层政权则以当地的贵族、头人充任保正。以后国民政府在县属建立了乡镇保甲制度，许多小头人、小贵族都充任了乡、保长。乡保长的家庭免除赋役，甲长家庭也可适当减免赋役。一般地说，康定县的政治情势是政府力量占优势，基层政权则实际上是当地权贵所控制的。

在刘文辉统治时期，因他崇信喇嘛教，比较注意随俗而治，所以，政府的法律与司法，实际上只适用于汉人和藏汉之间的诉讼。对于藏民内部的案件，大多仍由权贵、寺院沿用着“改流”前的法律惯例调解处理。折多山以西地区一些区乡，还设置有由差户轮流担任的“土兵”，以维护治安，即所谓有名无实的特种保安队，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何况“土兵”的组织散漫，未经训练，起不了作用，而藏族民间却有很多枪技；果若发生什么变故，有枪的人都可以成为战士。

康定喇嘛教的历史概况

（一）喇嘛教宗派源流

提到康定县喇嘛教的历史，由于藏域的特殊关系，不能不对藏域所崇佛教的发展，作扼要的叙述，作为了解历史的

窗口。

藏域佛教不同于汉域传播得早。远在公元一、二世纪，印度佛教即传入中国，到隋唐时代，佛教的发展，也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

藏域的喇嘛教，究其本源，当属佛教中之大乘佛教，与汉地所传为一路，但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明显的有异于它的发源地印度以及其他地区所传的佛教。其中最有点的是它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参与而形成的众多教派以及活佛转世制度，显密兼修，尤重密崇的修持，可以说既有外来因素，又深受古老苯教的影响。藏族对于宗教的信仰，可以追溯到盛行的原始宗教——苯教，崇拜的是自然神。

佛教何时传入藏域？据传在松赞干布前五代替普拉脱脱日年赞时，即公元五世纪，佛教已开始渗入西藏。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政权，佛教作为一种势力，才开始传入西藏。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各自带来佛像，在拉萨建大、小昭寺以供奉。公元八世纪的754年，赤松德赞执政，为摆脱苯教势力的牵制，巩固王室统治，在今喀什米尔等地，迎请名僧弦法，因而密宗大师莲花生进藏。大师沿路把苯教的神祇统统接纳为佛教的护法神，并以佛教为基础，吸收了苯教的可利用部份。这样，佛教在西藏站住了脚。并在扎囊县始建第一座正规佛教寺庙桑耶寺。桑耶寺的具体建造年代，《西藏王统记》记载：“兔年奠基，复于兔年工竣，历时凡一纪”。一般认为是779年完工，也有人认为桑耶寺的初建年代应为762—774年。这座寺庙的建立，标志着佛教传入“前宏期”的开始。莲花生进藏，对于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自八世纪中叶起，吐蕃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到九世纪中叶，牙

盾更加激烈。838年赞普末热巴巾被反佛大臣谋杀。朗达玛继任赞普，未几，潜伏的佛教徒又刺杀了朗达玛。吐蕃王室围绕赞普继承问题，分裂为敌，长年交兵，混战频繁，吐蕃王朝四分五裂，彻底崩溃。在此期间，苯教势力，卷土重来，毁佛灭法，拆毁寺庙，焚烧经典，迫害僧人。这种苯教派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尖锐化的体现。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崩溃了，佛教的“前宏期”也结束了。此后近百年里“藏卫无法”。

西藏地区确立封建农奴制的过程，也是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并与世俗封建势力日益结合的过程。十一、十二世纪时，“后宏期”开始后，西藏地区先后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等佛教派别，以及后来噶举派派生出来的许多支系。这些佛教派系分别与一定的封建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以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并在元朝的扶持下，萨迦派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推动封建农奴制度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元朝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八思巴以国师身分领总制院，负责管辖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次年，八思巴回藏，划卫藏十三万户，推荐释迦桑波担任西藏地方的首席行政官员“本钦”。从此，确立了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在西藏地区的统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不但管理军政，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一直沿袭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定制。

现以其建教先后，将喇嘛教派别分述于后，见其梗概。

萨迦派（花教）公元1073（宋熙宁六年）年，由萨迦派创始人昆·衮却结波在后藏重曲曲河北岸建萨迦寺弘法，后以此寺为主寺，形成萨迦派。“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在白色土地上建寺，故为萨迦寺。又以此派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俗称“花教”。元时势力最盛，元末，其地位被噶举派取代。

觉囊派 北宋时域摩弥觉结创“他空见”佛法，其五传弟子突结尊迫在日喀则西建觉囊寺，弘“他空见”教法。后该派称觉囊派。达赖五世将其法系改宗格鲁派，所属寺院改为格鲁派寺院，该派从此绝传。

噶举派（白教）“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谓其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因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称“白教”。该派系十一世纪建立，支系众多，开始就有两个传承，即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达波噶举又分四大支系、八小支系。其中帕竹噶举、噶玛噶举的上层曾受元、明两朝册封，相继执掌过西藏政权。格鲁派得势后，噶举派中仅少数支系保有一定势力。

宁玛派（红教）十一、二世纪时，西藏僧人中有“三索尔”的家族及绒·却吉桑波等，奉莲花生为祖师，依其入藏所传密咒和所遗伏藏修习传承，遂成一派。该派僧人戴红帽，别称“红教”。宁玛派以分散发展为主，与地方实力集团关系不甚密切，至十六、七世纪才有较具规模的寺院，后在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

噶丹派 此教派源于阿底峽。阿底峽是印度名僧，十一世纪应聘在西藏传经，到过西藏许多地方，弟子众多，著有《菩提道灯论》等五十多种佛教著作，对西藏佛教影响颇大。

噶当派（黄教）“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宋嘉祐元年（1056）仲登巴建热振寺为根本道场，后形成噶当派。噶当派教法传播甚广，其他教派均深受其影响。十五世纪初，宗喀巴依其教义，针对宗教时弊，进行改革，得到社会上的拥护，创立格鲁派，亦称“新噶当派”，噶当派遂并入格鲁派。该派僧人戴黄帽，故俗称黄教。

由于藏域佛教势力增长，苯教退缩，只是在边缘偏僻的地方活动。但是苯教各派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教派衰落了，有的教派则与当地的地方势力融合为一体，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政教合一政权，如萨迦派的著名人物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都是为统一祖国做出贡献的杰出代表。该派在元王朝的支持下，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被明朝赐予该派教主“大乘法王”的称号。

在藏域的历史变革中，帕竹噶举派曾继萨迦之后建立统一政权，称为帕竹地方政权，创建人绛求坚赞被明朝封为大司徒，该派教主曾获“阐化王”封号。噶玛噶举派与元、明、清三代中央政权都有密切的联系，明朝曾赐该派教主以“大宝法王”称号，该派曾继帕竹地方政权建立噶玛地方政权，统治卫藏，显赫一时。

必须指出的是，宗喀巴经过对各教派教义的学习研究，以噶丹派的教义为宗，集各派之大成，建立了自己的系统。1409年，黄教六大寺之首寺——甘丹寺（拉萨东达孜县境内）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的创立。黄教四大寺院（布达拉宫、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的相继建成，在藏域社会享有极大的特权，不仅是参与决策的政治集团，而且是

财力雄厚的经济实体。

噶玛噶举派是各教派中，最先施用活佛转世制度的。黄教最大的活佛传承即达赖与班禅两系，正式的封号皆始于清代，一为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顺治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剌喇嘛达赖喇嘛”，一为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康熙封其为“班禅额尔德尼”。至今达赖已传十四世，班禅传十世，却吉坚赞圆寂后，第十一世班禅的灵童尚待早日传承。

（二）康定县喇嘛教的传布

公元九世纪末，佛教的“前宏期”结束，到十世纪后期，佛教在藏域的再度兴起，即所谓“后宏期”，如何开始，在史籍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我们确信，由于“前宏期”中，苯教势力卷土重来，毁佛灭法的结果，被驱散的佛教徒，长期被迫从事地下活动，而且活动区域是在苯教和藏区力量薄弱的边远地方。据《西藏风物志》载：“（西藏）佛教的再度崛起，即所谓‘后宏期’，是从十世纪后期，首先由阿里地区和康区开始的，这就是所谓‘上部律传’和‘下路宏传’”。基于藏汉区域历史沿革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笔者认为这个提法是有理由的。

康定地区位在康区东部，在设置沿革上，从先秦、两汉起至唐、宋，都与祖国的中央政权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元朝统一全中国，在康区因宋旧制，设置“土司”管理政事，明、清沿袭未变。直至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强力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以后由国民党政府派“流官”进行统治。康区喇嘛教各教派的传布，与西藏关系交融而密切，寺庙的发展，与藏区也基本相同，共有格鲁、宁玛、萨迦、噶举和苯噶（或称苯纳）五派，俗称黄教、红教、花教，白

教、黑教。前四种都是喇嘛教的支派，后一种据调查是残留下来的原始宗教苯教，后来也受到喇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流派。从康区总的情况看来，黄教分布最广，红教次之，花教又次之。以地区论，南路和北路中部以东是黄教寺庙多，北路中部是红教寺庙较多，北路西部是花教寺庙最多。而康定县的情况则不同，是黄教、红教、花教寺庙的比例都较大。

研究其能发展的原因，不外是元、明以还，各代王朝，每以此区地险人强，应采~~采~~废政策，固其统治。乃封国师法王，令其雅化。数百余年，佛教愈益兴盛，至晚清末年，康定佛教势力，远非他教可及。境内寺庙林立，僧家无数。即使是村落乡区，多有兴建的寺庙，牛厂牧民，建寺亦不遗余力。至于上司头人，大家巨室，每多家辟一殿，中产贫困者，也要室供一龛，列佛像，积经文，香花供养，宝像庄严者，难于胜数。

至于查诸史籍稗史，对于康定喇嘛教记载，实在太少，即有点滴，既残缺且多谬误。现就仅有的一点史料作下节的概述。

（三）寺庙的建立与发展

（1）兴起

康定在唐宋以前，巫觋之术盛行，本无所谓宗教。自西藏松赞干布掩有两藏，分遣大臣至印度，学习佛经，创造文字后，佛教开始盛行于西藏，政权所及之地，教亦随之。因之佛法教理，逐渐遍及康定全境。

当时的土蕃王朝，既要摆脱苯教的牵制，又需要一种神教的支持，以示赞普的至高无上，而释迦牟尼即作为佛教世界的唯一主宰，统治着所有的神民，正合他的要求，于是佛教得以建立，僧人得以进行有限的活动。不过那个时期的佛

教，尚属萌生时期，西藏和康区广大社会仍是苯教的势力范围。康定的大渡河和立曲两岸地区，存在着一些规模不大的苯教小庙遗址，还可以找到残留的痕迹。

公元八世纪761年，赤松德赞执政，密宗大师莲花生和静命喇嘛等，从喀什米尔进藏宏法，在西藏建立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桑耶寺（今扎囊县境内），对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标志着佛教传入“前宏期”的开始，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当时的康定仍处于苯教流行时代。至于佛教何时传入康定，可以追溯到九世纪中叶。838年，西藏赞普赤热巴巾被反佛大臣谋杀，朗达玛继任赞普。随着朗达玛的篡权继位，苯教势力卷土重来，毁佛灭法，拆毁寺庙，焚烧经典，迫害僧人。佛教的“前宏期”也结束了。

朗达玛灭佛事件后，佛教教徒纷纷离开西藏，到边远地区继续传教。公元850年，莲花生大师的弟子碧如扎拉远到大渡河一带传经，莲花生派的教徒，身著红衣，俗称红教，以后成为宁玛派，称为旧教。碧如扎拉辗转到了康定，写了《娜姆则》一书，以歌颂娜姆曲吉山神。如果可信，可以说是佛教渗入康定的开始。直到三百余年后的北宋末年，十二世纪二十年代，才有一大僧竹庆·桑吉银清在娜姆则山（今跑马山）坐静传经，开始兴建喇嘛寺庙“娜姆则”寺，属噶举派。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来，应当是康定最早的喇嘛庙了。

（2）发展

从十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初的二百年间，处于分裂中的藏族社会逐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也是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并与世俗封建势力日益紧密结合的过程。十一、十二世纪时，西藏地区先后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

等佛教教派，还有后来从噶举派生出来的许多支系。这些派系分别与一定的封建割据势力结合，以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由于佛教得势，原来的原始宗教苯教，受到了喇嘛教的冲击与影响，为了缓和矛盾，求得生存，这个教派根据佛教教义的学习研究，对苯教进行改革，赋予一定新内容，被称为苯噶，也叫笨纳，俗称黑教。其他教派也先后吸取了一些苯教可以适用于自己教派的东西。这样不仅减少了相异教派之间的矛盾，而且相得益彰了。我们木雅然梯寺、贡噶寺、古瓦寺、日库寺、高尔寺几座历史较久的庙史资料中，可以发现这些创寺人中，少年时代的经师，多是本地黑教的传经者。可见十三世纪前，康定的藏传佛教，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也就是说苯噶派（黑教）的活动范围还比较大。

关于喇嘛寺庙发展，主要是从十三世纪以后开始的。根据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尽管很不完全，甚至有的寺庙简直找不到依据，但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不能达到完全确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寺庙有兴衰，历史有久长，时过境迁，资料难寻；建寺年代缺乏记载，即使有的寺留有庙史，都以藏历纪年，不易与公元比较；有的寺又因修建、迁移、扩建、重建的关系，口碑与记载很不清楚；甚至因寺庙崇奉的教派，时有更替，给记述和统计带来很多困难。

解放前夕，全县共有喇嘛寺院38座，喇嘛、扎巴、觉母共约二千七百人。其中黄教寺庙5座，喇嘛七百余人；红教寺庙11座，喇嘛七百余人；花教寺庙16座，喇嘛一千一百余人；白教寺庙1座，喇嘛百余人。黑教寺庙5座，喇嘛四十余人。以地区划分，城区及城郊7座；大渡河各区

10座(鱼通区3座、金汤区4座、孔玉区3座);木雅各区21座(内塔公区6座、营官区8座、沙德区7座);建寺时间按世纪统计,已查到一些依据的寺庙有14座,其中十二世纪修建的一座,十三世纪修建的两座,十四世纪修建的三座,十五世纪修建的五座,十八世纪修建的三座,十九世纪修建的一座。以建寺规模论,总的说来,折东17座寺庙中,只南无寺、安觉寺、金刚寺较宏伟,其余14座规模较小,喇嘛人数也不多。折西21座寺庙中,规模较大,能容数百至近千喇嘛的寺庙约有日库、古瓦、居里、高尔数寺,其余寺庙则能容一两百喇嘛而已。喇嘛教建筑的特点是佛殿高、经堂大。经堂为喇嘛念经处,需要容纳很多喇嘛。喇嘛教建筑多因山势而建筑,气势磅礴,许多寺庙,庙堂高耸,红墙黄瓦,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十分壮观。

从以上情况看,康定县喇嘛教在十二世纪前处于萌生期。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尊奉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为国师后,喇嘛教得到迅速发展。影响所及,1368年明朝和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了全国统治,都采取了元朝利用和扶植佛教的政策,但与元朝只推崇萨迦一派的作法不同,而采取“多封重建”,即对据有实力的佛教各派领袖人物都赐加封号。如加封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五王(即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阐教王、阐化王),王的地位低于法王,高于大国师、国师。清初,十五世纪开始创建的格鲁派(黄教),此时已在西藏各教派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所以康定有的原崇奉其他教派的寺庙也改崇黄教(如娜姆寺、古瓦寺)。民国时期,沿袭明清政策,刘文辉不但本人崇奉喇嘛教,而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寺庙实行维护办法,所以康定县的喇嘛教能得到发展,是